

有版權

平裝實價四角五分 精裝實價六角

出 日

曹 禺 作

發行人

吳 文 林

發行所

文化生活出版社
上海福州路三四六號

印刷所

文化生活出版社

巴 金 主 編 文 學 叢 刊

第 三 十 六 冊

- | | | | |
|------|---|----------|---|
| 星 | 葉 | 髮的故事 | 巴 |
| 栗子 | 蕭 | 印象·感想·回憶 | 金 |
| 曼陀羅集 | 乾 | 綠葉的故事 | 盾 |
| 夜景 | 陳 | 橋 | 軍 |
| 春風 | 白 | 銀狐集 | 散 |
| 黃沙 | 燕 | 李廣田 | 文 |
| 達生篇 | 張 | 劉西涓 | 批 |
| 小巫集 | 天 | 曹 禺 | 評 |
| | 翼 | 運河 | 本 |
| | 靳 | | 詩 |
| | 以 | | 集 |
| | 萬 | | |
| | 迪 | | |
| | 鶴 | | |
| | 如 | | |
| | 短 | | |
| | 篇 | | |

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一月初版 二十六年五月七版

「天之道其猶張弓與高者抑之，下者舉之；有餘者損之，不足者補之。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；人之道則不然，損不足以奉有餘。」

——老子道德經七十七章

「上帝就任憑他們存邪僻之心，行那些不合理的事。裝滿了各樣不義，邪惡，貪婪，惡毒。滿心是嫉妬，兇殺，爭競，詭詐，毒恨。……行這樣事的人是當死的。然而他們不但自己去行，還喜歡別人去行。」

——新約羅馬書第二章

「……我的肺腑啊，我的肺腑啊，我心疼痛，我心在我裏面煩燥不安，我不能靜默不言。因為我已經聽見角聲和打仗的喊聲。毀壞的信息連絡不絕。因為全地荒廢。我觀看地，不料地是空虛混沌；我觀看天，天也無光；我觀看大山，不料，盡都震動，小山也都搖來搖去；我觀看，不料，無人空空的飛鳥也都躲避。我觀看，不料，肥田變為荒地。一切城邑……都被拆毀。」

——舊約耶利米書第五章

「……弟兄們……凡有弟兄不按規矩而行，不遵守從我們所受的教訓，就當遠離他。」

……我們在你們中間未嘗不按規矩而行，未嘗白喫人的飯。倒是辛苦勞碌，晝夜作工。……我們在你們那裏的時候，曾吩咐你們說，若有人不肯工作，就不可吃飯。』

——新約帖撒羅尼迦後書第三章

『……弟兄們，我……勸你們都說一樣的話，你們中間也不可分黨。是要一心一意，彼此相合。……』

——新約哥林多前書第一章

『……我是世界的光，跟從我的，就不在

黑暗裏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……」

——約翰福音第八章

「……復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，信我的人雖然死，也必復活。」

——約翰福音第十一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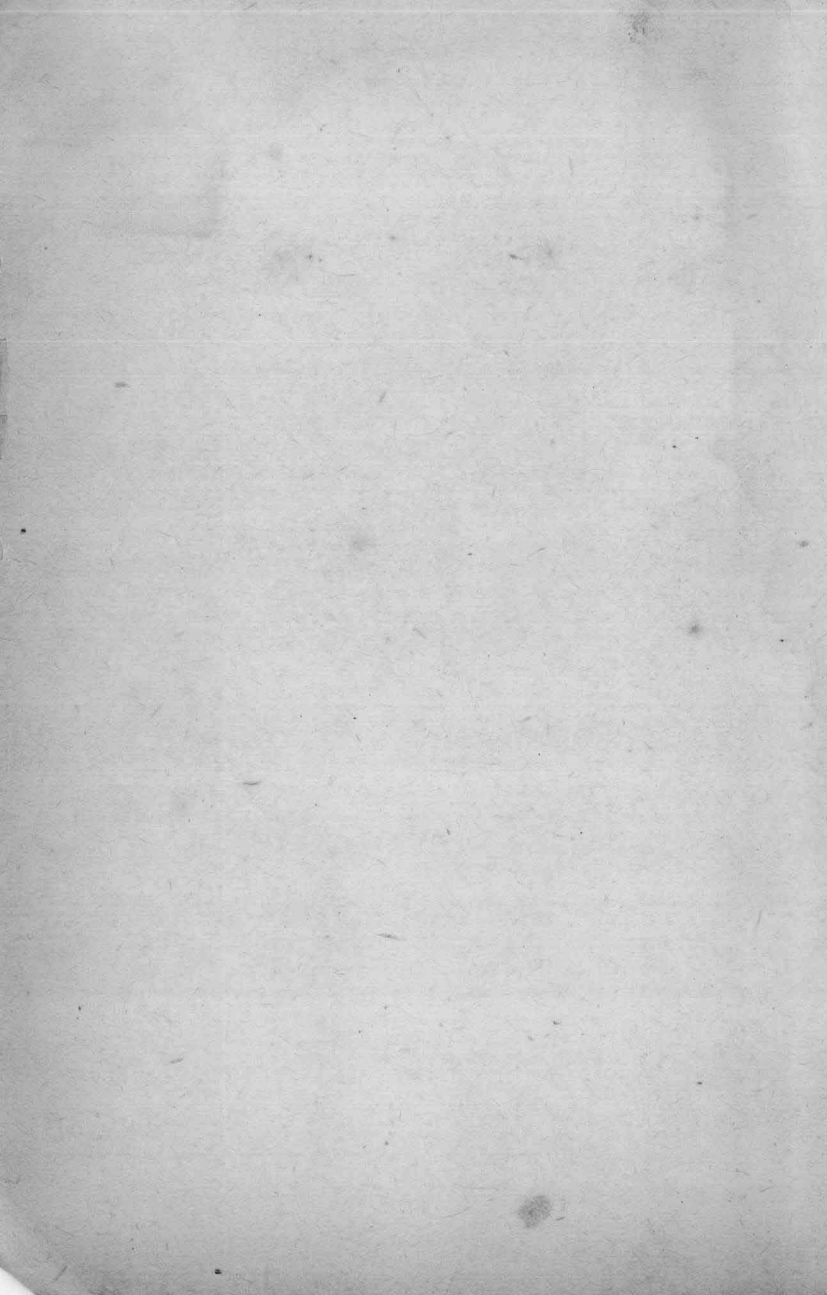
「我又看見一片新天新地，因為先前的天地已經過去了。」

——啓示錄第二十一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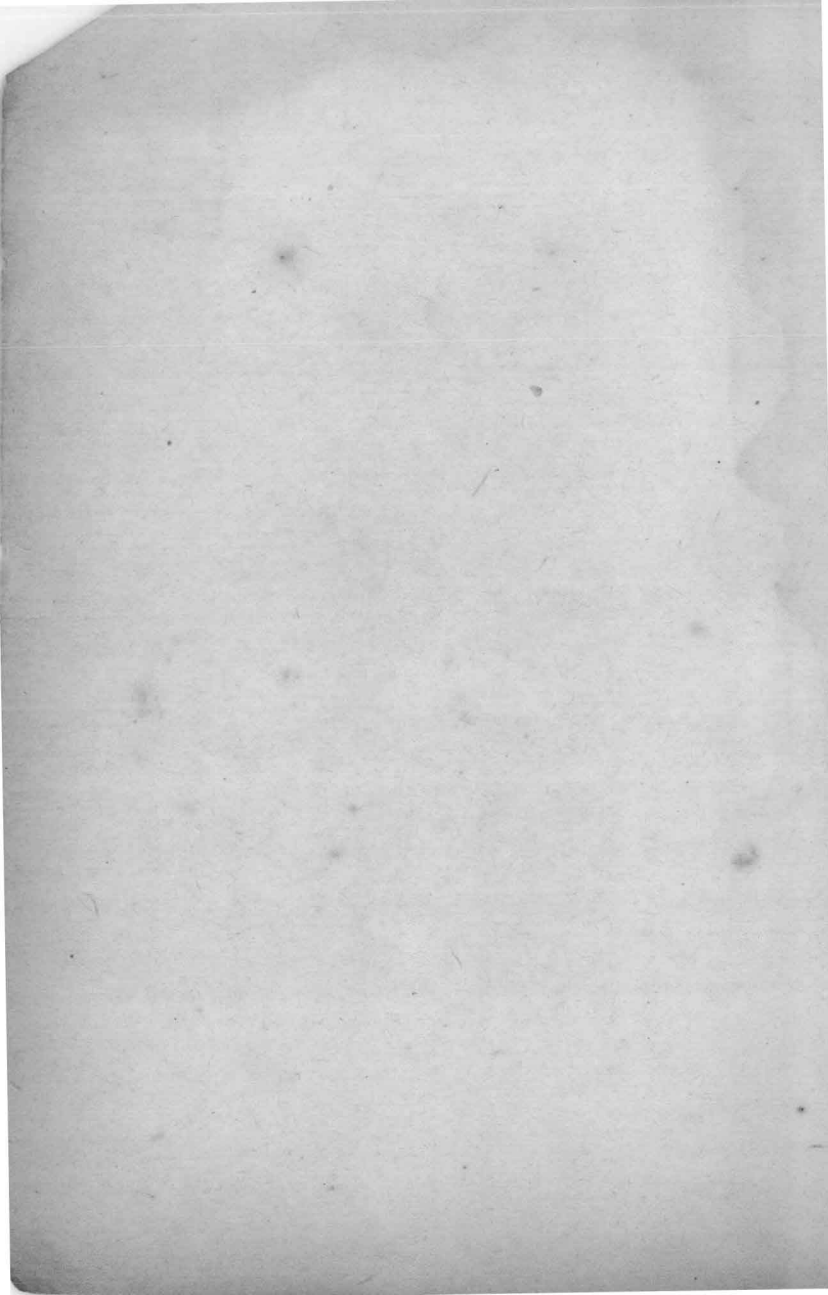
日

出

四幕劇



第一卷



劇中人物：

陳白露——在××旅館住着一個女人，二十三歲。

方達生——陳白露從前的「朋友」，二十五歲。

張喬治——留學生，三十一。

王福升——旅館的茶房。

潘月亭——××銀行經理，五十四歲。

顧八奶奶——一個有錢的孀婦，四十四。

李石清——××銀行的祕書，四十二。

李太太——其妻，三十四。

黃省三——××銀行的小書記。

黑三（即男甲）——一個地痞。

胡四——一個遊手好閒的「面首」，二十七。

小東西——一個剛到城裏不久的女孩子，十五六。

（第三幕登場人物另見該幕人物表內。）

時間早春

第一幕 在XX旅館的一間華麗的休息室內。

——某日早五點。

第二幕 景同第一幕

——當日晚五點。

第三幕 在二等妓院內。

——一星期後晚十一時半。

第四幕 景同第一幕

——時間緊接第三幕，翌日晨四時許。

是××大旅館一間華麗的休息室，正中門通甬道，右——左右以台上演員爲準，與觀衆左右相反——通寢室，左通客廳，靠後偏右角劃開一片長方形的圓綽狀窗戶。爲着窗外緊緊地壓貼着一所所的大樓，所以雖在白晝，有着寬闊的窗，屋裏也嫌過於陰暗。除了在早上斜射過來的朝日使這間屋有些光明之外，整天是見不着一縷自然的光亮的。

屋內一切陳設俱是畸形的，現代式的：生硬而膚淺，刺激人的好奇心，但並不給人舒適之感。正中立着烟几，圍着牠橫地豎地擺着方的，圓的，立體的，圓錐形的小凳和沙發。上面凌亂地放着顏色雜亂的座墊。沿着那不見楞角的窗戶是一條水浪紋的沙發。在左邊有立櫃，食物櫃，和一張小几，上面放着些女人臨時用的化妝品。牆上懸掛幾張很荒唐的裸體畫片，月份牌，和旅前章程。地下零零散散的是報紙，畫報，酒瓶和烟蒂頭。在沙發上，立櫃上擺放許多女人的衣帽，圍巾，手套等物。間或也許有一兩件男人的衣服在裏面。食櫃上雜亂地陳列着許多酒瓶，玻璃杯，燉壺，茶碗。右角立一架閱讀燈，燈旁有一張圓形小几，嵌着一層一層的玻璃，放着烟具和女人愛的零碎東西，如西洋人形，米凱鼠之類。

正中懸一架銀耀耀的鐘，指着五點半，是夜色將盡的時候。幕開時，室內只有沙發旁的閱讀燈射出

一團光明。窗前的黃幔幕垂下來，屋內的陳設看不十分清晰，一切醜態和凌亂還藏在黑暗裏。

緩慢的脚步聲由甬道傳進來。正中的門呀的開了一半。一隻秀美的手伸進來擰開中間的燈，室內豁然明亮。陳白露走進來。她穿着極薄的晚禮服，顏色鮮豔刺激，多摺的裙裾和上面兩條粉靚帶，拖在地面如一片雲彩。她髮際插一朵紅花，烏黑的頭髮變成小姑娘似的鬢髻，垂在耳際。她的眼明媚動人，舉動機警，一種嘲諷的笑總掛在嘴角。神色不時地露出倦怠和厭惡；這種生活的倦怠是她那種飄泊人特有的性質。她愛生活，她也厭惡生活。生活對於她是一串習慣的桎梏，她不再想真實的感情的慰藉。這些年的飄泊教聰明了她，世上並沒有她在女孩兒時代所幻夢的愛情。生活是鐵一般的真實，有牠自來的殘忍習慣，自己所習慣的種種生活的方式，是最狠心的桎梏，使你即使怎樣羨慕着自由，怎樣憧憬着在情愛真偉大的犧牲，（如小說電影中時常誇張地來敘述的）也難以飛出自己的生活的狹之籠。因為她試驗過，她曾經如一個未經世故的傻女孩子，帶着如望萬花筒那樣的驚奇，和一個畫兒似的男人飛出這籠；終於，像寓言中那習慣於金絲籠的鳥，已失掉在自由的樹林裏盤旋的能力和興趣，又回到自己的醜惡的生活圈子裏。當然她並不甘心這樣生活下去，她很驕傲，她生怕旁人刺痛她的自尊心。但她只有

等待，等待着有一天幸運會來叩她的門，她能意外地得一筆財富，使她能獨立地生活着。然而也許有一天她所等待的叩門聲突然在深夜響了，她走去打開門，發現那來客，是那穿着黑衣服的，不做一聲地走進來。她也會毫無留戀地和他同去，爲着她知道生活中意外的幸福或快樂畢竟總是意外，而平庸痛苦，死亡永不會放開人的。

她現在拖着疲乏的步向台中走。右手的食指和中指蓋着嘴，打了個呵欠。

陳白露：（走了兩步，回過頭）進來吧！（擲下皮包，一手倚着當中沙發的靠背。蹙着眉，脫下銀色的高跟鞋，一面提住氣息，一面快意地揉撫着自己尖瘦的腳。真地，好容易到了家，索性靠在柔軟的沙發上舒展一下。『咦！』忽然她發現背後的那個人並沒有跟進來。她套上鞋，倏地站起，轉過身，一隻腿還跪在沙發上，笑着向着房門。）『咦！你怎麼還不進來呀？』（果然，有個人進來了。約莫有二十七八歲的光景，臉色不好看，皺着眉，穿一身半舊的西服。不知是疲倦，還是厭惡，他望着房內亂糟糟的陳設，就一言不發地立在房門口。但是女人誤會了意思，她眼

盯住他，看出他是一副驚疑的神色。走進來，怕什麼呀？

方達生：（冷冷地）不怕什麼！（忽然不安地）你這屋子沒有人吧？

陳白露：（看看四週，故意地）誰知道？（望着他）大概是沒有人吧！

方達生：（厭惡地）真討厭。這個地方到處都是人。

陳白露：（有心來難爲他，自然也因爲他的態度使她不愉快。）有人又怎樣住在

這個地方還怕人？

方達生：（望望女人，又週圍地嗅嗅。）這幾年，你原來住在這麼個地方！

露：（「陳白露」簡稱）（挑釁地）怎麼，這個地方不好麼？

達：（「方達生」簡稱）（慢聲）嗯——（不得已地）好好！

露：（笑着看男人那樣呆呆地失了神）你怎麼不脫衣服？

達：（突然收斂起來）哦，哦，——衣服？（想不起話來）是的，我沒有脫，脫衣服。

露：（笑出聲，看他怪好玩的）我知道你沒有脫。我問你爲什麼這樣客氣，不肯自

已脫大衣？

達：（找不出理由，有點窘迫）也許，也許是因為不大習慣進門就脫大衣。（忽然）

嗯——是不是這屋子有點冷？

露：冷？——冷麼？我覺得熱得很呢。

達：（想法躲開她的注意）你看，你大概是沒有關好窗戶吧？

露：（搖頭）不會。（走到窗前，拉開幔子，露出那流線狀的窗戶。）你看，關得好好

的。（望着窗外，忽然驚喜地）喂，你看！你快來看！

達：（不知爲什麼，慌忙跑到她面前。）什麼？

露：（用手在窗上的玻璃劃一下）你看，霜霜！

達：（掃了興會）你說的是霜啊！你呀，真——（底下的話自然是脫不了嫌她有

點心浮氣燥，但他沒有說，只搖搖頭。）

露：（動了好奇心）怎麼，春天來了，還有霜呢。